

## 第三十七屆

### 現代「治藝」問題與評審觀感

評審委員：郭軻

本省自光復以來，由官方主辦的藝術活動，要算全省美展最悠久，它在省教育廳悉心推動下，迄今已進入卅七屆。內容方面，質量並進，日見充實，祇以「油畫」部來說；送審人數，節節高升，自卅四屆的一百八十件，直到本屆(卅七屆)的兩百七十一件，評審委員亦自五人增為九人，用倍數來形容其茁壯成長，實不為過。此外如評選法的精心設計，展出形式的改良，獎金的提高等，在在都顯示出全省美展業已成為相當完美的藝術活動。

「油畫」實在是西方造型藝術中歷史最久，表現力最強，變化微妙，造境最高，人才輩出的一部；國人學習油畫成風，且被列為正式教育課程，不過是六十多年的事。

就目前傳播的發展力來看，地球愈來愈小，人類距離拉近，文化藝術之接觸不可避免，閉關自守已不可能，獨善其身，更非易事。因此建立新的衡量尺度，並非一蹴可幾，而今天我們身為省展的評審人，要想選出正確的人選和優選作品，必須備用適當的衡量標準；大家決不會隨便承認藝術是主觀的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！因為論藝術是主觀的這種思想尺度，產自大思想家，是指大畫家而言，在作家尚未成熟之前，當以另一種尺度加身，才算合理；否則讚賞便是妄指，批評即形同誤謔。

若問我們如何評審省展(甚至國展作品)，亦如我們如何繼續教育那些年輕的學子和熱愛藝術的同道。首先要看他們的基礎，亦即「西學」之基本技法，進一層要看他們急起直追的步伐是否穩健、有力，潛力有多強？以及他們對藝術工作的愛好和執著？要由那些不同的題材、思想、方法、畫面效果之難易中求出答案。

我們從事評審，與其說是淘汰，毋寧說是在收穫，在卅七屆的進度中，可以不必謙遜的說，「西學」的距離早已縮短，緊追不捨的階段已開始；不僅「可望」，「可即」亦將有可能。在這並駕齊驅的目標還未能來臨之先，作品必然多采多姿，面貌紛呈，然而接近的程度(道地的作風)，便須要詳加評語，庶可印證一斑，供作「治藝」的有力參考。

省政府獎得主黃永和，(畫題：《秋歸》)在三選程序中一路領先，脫穎而出，他採用濃郁的深綠色基調的變化，襯托人物於金色秋陽的投影中。安排並不繁複，却充分掌握了畫面統一的感覺和「秋」的氣息。這是一幅具象作品，具有納比斯(Les Nabis 先知派)的氣質，大面處理母與子(三子一母)的特寫。他能將素描和色彩不露痕跡的熔於一爐，所以有深沉結實的效果，這雖非最難能的技法，但許多前進心急的人往往會忽略，而一味好高騖遠的人，恐怕畢生也難辦到。

基礎是一切高妙的根源，令人想起孔夫子在教育上的名言：『子曰：孰能出不由戶，何莫由斯道也。』說來就有一些胡亂飛跳、自命高人，在藝術上斷無倖存的機會。

教育廳獎得主江重信，(畫題：《款式之一》)以櫥窗展式的聯想，企圖作到

美與靈魂相啣接，表現介於立體與普普之間，謂為裝飾之美亦無不可。此畫受人矚目的，是它的色彩的組織，輕而易舉將許多習慣色，都能加以消化，色面舒展妥貼，在僵硬中求生命感，足見他對油畫工具運用有獨到的心得。

大會獎得主陳芳萱，(畫題：《釣魚》)。就女性的作家而言，畫法已經夠穩、夠力，並深具理性的特質。具立體派的空間處理，與分析式的構圖，妙在她佈置冷硬的色調，却產生精萃又溫馨的美感，最為引人入勝。她的穩健，正表示了基礎工（功）力，她學到了諧（協）調兩極的手法，正像克利 Paul Klee 的時代，我們同樣可以在中西之間處新舊之間，尋找便於築造連繫兩極的橋梁，藝術本身，根本上是具有這項使命的。

台中縣獎得主黃銘哲，(畫題：《春鰲》)。按說這一幅作品，並不比他前屆或其他獲獎的作品差，而是獲獎後帶給他成功的壓力，大有不敢輕舉妄動之感；當你還祇在嚐（嘗）試創作的階段，千萬不要固（故）步自封，要使觸角伸向遠方，作多向多元的尋覓，把過程看成步向更上一層階梯，必須不斷提昇自己，這才是文化競賽時，由緊迫不捨，躍向並駕齊驅的關鍵。

古人云：「博大而後精深」又云：「先器識而後文藝」，謹以取法乎上的精神與諸同道共勉，並結束此文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